

困守680年，吴镇一纸乞愿，

徜徉在现实的环境里，想象那个时候的意境，时间就像是风，呼呼地从身边飞过。

■下君君

元至正四年(1344)冬，65岁的吴镇在橡林旧隐中铺开纸卷。

这位自号梅花道人的画家，提笔时或许未曾想到，他即将完成的这幅长卷，将在600年后成为宋元时期嘉兴风光仅存的写照。

吴镇(1280—1354)，字仲圭，号梅花道人，晚号梅沙弥，浙江嘉善人。彼时嘉善尚未设县，隶属嘉兴，简称“禾”，吴镇住在魏塘。

1280年即元朝至元十七年，正是忽必烈一统全国后的第一年。作为赵氏宋朝的遗民，这位与黄公望、倪瓒、王蒙并称“元四家”的画家，禀性孤耿，终其一生，几乎不与官宦商贾往来，闲暇时多与僧人参禅论道、吟诗作画。

《嘉禾八景图》的诞生，便与这份佛缘息息相关。

画卷从嘉兴城西的本觉禅寺起笔，依次展开空翠风烟、龙潭暮云、鸳鸯春晓、春波烟雨、月波秋霁、三闸奔湍、胥山松涛七景，一路向东，最终停驻于魏塘景德教寺的“武水幽澜”。

吴镇在卷首如是写道：“嘉禾，吾乡也，岂独无可揽可采之景与？闲阅图经，得胜景八，亦足以梯潇湘之趣。”全卷纸本水墨，纵42.6厘米，横706厘米——这幅七米长的画卷，宛如一份元代的“旅游导览图”，记



风物擦抹

在折叠到来之前，我又该以何种作为来力证这段光阴曾经存在？漫长得已经有点像上辈子了。

■高胡琛

2018年，我经历过一次征迁，确切地说，是我家当时所在的房屋，面临拆和迁。往前追溯，2008年，我家从上一个三室一厅，搬到了那幢房屋，带了院子，前有井、后有树，以及可以关几只鸡鸭，那个方言里叫“白场”的地方，除了可以杀鱼洗菜、鸡鸭遛弯，也可以停车和听风。本以为会在那里度过更多时光，却因为当地发展走向，十年即终止了“契约”——和天井的互许。2018年至今，我偶尔回家，下榻以“享乐一适应”那种来自亲人的即时关怀，除此以外，共情不多，每每驱车到家门口，时常恍惚了家门何户。直到今年春天，社区传来新闻，三室一厅所在的片区，划入了新一轮城市更新。

我听说老邻居们都有些漠然，因为无论政策如何，旧房即将平整的事实几乎不会有变，不如顺应变迁，以长正的姿态，迈入下一个时期。数月说长不长，听说大院

录了嘉兴一个时代的地理记忆。

在画卷末尾，吴镇信手题了“魏塘”两个字，这时他不再画一些屋宇之类的景物，而只是借着这简单的两个字，表示自己到家了。此画卷的用意，在第八景“武水幽澜”处，才露出了真正的谜底。

吴镇描绘了密林深处的景德寺和寺西廊的幽澜井泉，并在题识中标注：“在县东三十六里武水北，景德教寺西廊。幽澜井泉品第七也。”紧接着，他在画末写下了一段不同寻常的文字：“幽澜泉乃嘉禾八景之一，而亭将摧。在山师欲改作，而力不暇给；惟展图者思有以助之，亦清事也。梅花道人镇劝缘。”

被后世奉为经典的“嘉兴鸟瞰图”，不是文人雅士的闲情画作，其实是一份“劝缘说明书”——用今天的话说，这是一张“募捐海报”。

吴镇不仅将幽澜泉品列为天下第七，又在画中刻意描绘了歪斜倾倒的亭栏，其用意再明白不过：为景德寺的在山和尚募修幽澜亭。“劝缘”是佛学用语，意为劝有缘之人捐赠财物。讲白了，这是吴镇向观画者乞求一份修缘的善缘——这份用心，不可谓不深。

然而，善款始终没有等来。

画卷完成24年后元朝覆灭，明朝建立。在山和尚望穿秋水的捐资，随着朝代更迭而杳无音信。

但故事并未结束。展开《嘉禾八景图》的卷尾，紧接吴镇“劝缘”题跋之后，有一段墨迹尤为引人注目，那便是长卷上第一位有明确记载的观者题诗与留名——辛敏。

根据史料记载，辛敏是元朝河南大梁（今河南开封）人，他的身份并非普通文人，而是一位江西官吏，是当时颇具影响力的“江西十才子”之一。他看到画卷后，用诗歌表达了自己的赞赏与共鸣。然而，他的题诗更像是一种充满人文关怀的见证，而非实际的赞助，笔墨并未能化作修葺幽澜亭的一砖一瓦。

紧接着，嘉善同乡周鼎也在画上留字，他在题跋中流露出深深的无力感——看着家乡的宝贝变成了一纸空文，却无能为力。再后来的文徵明、文彭父子，以及嘉兴大收藏家项元汴，他们在画上钤满了鉴赏印记，却对着那几行“修亭募捐”的字，都视而不见。

随后，这幅长卷开始了长达数百年的漂泊。

先在明代的江南文人圈中流转，接着清代进入官宦人家的收藏，如梁清标、索额

图等。清末民初，天下大乱，它流落到日本，后又流入美国。直到1996年，近代教育家罗家伦的遗孀张维桢女士将这幅长卷捐赠给台北故宫博物院。

国宝回来了。但吴镇想修的那个亭子，始终没有修起来。

再说幽澜泉本身，这是个值得一说的存在。

据清光绪《嘉善县志》记载，景德寺始建于唐天宝二年(743)，由鉴禅师舍宅而建。寺西有泉，旧名“景德泉”，“品居惠山之次”——水质竟然与天下第二泉的惠山泉相较。据传，泉有三异：大旱不竭，煮茶无滓，盛暑经宿而味不变。

关于这口泉的发现，有一个近乎志怪的传说：某夜，寺僧在禅堂打坐，忽见窗外有一丽质女子。僧厉声喝问：“窗外谁家女？”女子应声回答：“堂中何处僧？”僧起身追逐，女子遁入土中。次日掘开，得清泉一泓，泉旁石上镌刻“幽澜”二字。

清咸丰十年(1860)，景德寺毁于太平天国战火。旁边大胜寺仅剩的泗洲塔被日军炮轰，最后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拆除。两座唐代古寺灰飞烟灭，唯独这口幽澜泉顽强地留存了下来。

今天的幽澜泉，位于嘉善魏塘街道小东门社区小寺弄24号的民居深处。要找到它，需穿过一条破旧狭小的弄堂，再拐过居民区的两个小门。这口唐宋古井，井圈原物已失，井壁由青石砖砌成六角形，井水依然清澈，只是早已废弃。

2004年1月，它被列为嘉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文保”二字并未改变它的窘境——周遭环境杂乱、人迹罕至。它像一只失明的眼睛，冷冷地望着这个喧嚣的世界。

680年前，吴镇在七米长卷的末端写下“梅花道人镇劝缘”时，他当然不知道自己的画会流落日本、美国，最终栖身台北故宫博物院；他更不会知道，那个他为之乞愿的幽澜亭，直到今天仍未重建。

画成了千古名作，钱却没筹到。

从元代至今，那些不动的风景或多或少留下了一些痕迹。真正的幽澜泉，被遗忘在破败的角落里，连一声叹息都无人听见。徜徉在现实的环境里，想象那个时候的意境，时间就像是风，呼呼地从身边飞过。

也许，物是人非才是人世间的日子。

而吴镇那一纸乞愿，680年来，始终困守在一幅画里，等待一个从未到来的回应。

（作者为内容出版人，自由写作者）

这浮世的清欢

阅读和人生一样，我们起初是听不懂、看不懂的。

■范娅敏

见蜻蜓，消夏。

晨光中，凌公塘曲苑风荷处，荷叶荷花互映流光，几只上下振翅的蜻蜓，宛如淡金薄纱般的梦。

走在树影里，继续观荷，才发现这里的荷塘，这样的晨光，竟然很多小荷的尖尖上都有一只蜻蜓，蜻蜓是荷叶尖尖、荷花尖尖的标配啊！光影交织下，竟分不清是精灵在舞动荷塘，还是荷塘在摇曳精灵。微风拂过，满池碧叶如绿波轻漾，蜻蜓便成了这碧波上跳跃的音符，随着自然的韵律轻盈俯仰、盘旋。

当日影渐长，最后一只蜻蜓轻巧地隐入莲蓬的阴影深处，塘面重归宁静。水面被搅动的光纹缓缓平复，如同被熨平的绸缎。

我在荷塘曲苑风荷处见过蜻蜓停驻，但多不长久，它们多会触水嬉戏，短暂停留；但可持续发展公园这几处荷塘，蜻蜓常在上午八点左右聚集，它们贪恋这里的清凉。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的一幕，真好！一下子，很是佩服杨万里。彼时观荷，他能撷取蜻蜓立荷的一瞬间入诗，实在高妙。诗句似乎只是留存瞬间的画面，但全诗品读贯通，是理趣，是情趣，更是对生命的感怀！

向阳而生蜀葵花

连荷花都拿它当战友，一起扛过这最难熬的暑热。

■张偶良

蜀葵，其实不是嘉兴的土著。然而，盛夏时节，无论是在南湖边、环城河绿道，还是在诸多的公园里、小区内，只要留心，也都随处可见。

蜀葵的故乡在巴蜀，那里的人叫它“一丈红”。乡下的孩子喜欢摘下它的花瓣，贴在额头上扮红冠公鸡，风一吹，漫山遍野都是摇摇晃晃的红。至于它究竟是跟着哪一程南来北往的旅人到了嘉兴，已经没人说得清了。只晓得它到了这儿，倒比在老家文静了许多——不再漫山遍野地疯，而是住进人家的庭院里，站在河道边的花坛中，或者栖身于小区围墙下的倚角旮旯。地方不大，泥土也不算肥，可它照样挺直了腰杆，一开就是一整个夏天。

说起蜀葵，最招人议论的，就是那股子“多”。开得太盛、太密、太不知收敛。唐代的陈标就替它叹过气：“能共牡丹争几许，得人嫌处只缘多。”牡丹开一朵，满园的人都围过去赞叹；蜀葵开一千朵，反倒被人嫌占了地方。可它不在乎。它心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这“惜”字的多情，才是万物可爱的源头，而这寂静、无声的缱绻，过去、现在、将来的绵延回忆和遥想，诗人才能在转身的事物里，看到现在和将来奔赴自己的更多细碎、美好的日常和平凡。

“晴柔”一词，是从杨万里心间、笔下自然流出的吧？就像今天，在柳影里的我和那些安静立在荷叶、荷花尖尖上的蜻蜓，我们因为自在而自由，是静立，也是远行。

念及多年前春日去舟山岱山岛，攀上高峰，野蔷薇花、楝树花、各种野花野草混合的气味，风过心亮，一下子就懂得了杜甫那句“春风吹草香”的妙处了。中国诗人，用词和大自然养育万物一样，不是要通过一个词、一个事物表达感受，而是用心、用情养着词汇和事物，把它们一起请到一个世界，让它们彼此生活，在时间里，在空间里交流、低语，让它们彼此有关系、有情感，然后，一起来表达生活可爱，万物一体。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是一体表达；

“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是一体表达；

……

我给学生讲诗歌，用的感受法来自自己的切身体会。我对学生说：“乱七八糟读诗歌。乱七八糟，容易读懂诗歌，第一句读不懂，没关系，乱读，把第三句拉过来看能不能解读第一句，第四句能不能解读第一句；第四句不懂，没关系，乱读，诗歌题目能不能帮助你解读这一句，那第二句再读读，会不会多懂一点……”

很多诗歌和文章，我都是这样乱七八糟读懂，从后来某一天的所遇中才真正懂得一些的。

阅读和人生一样，我们起初是听不懂、看不懂的。大地之歌，宇宙之歌，生命之歌，自由之歌，是平凡生活里的看见和更深邃思想连接的演奏，我们的懂得，需要时间和行走。

一只蜻蜓活了一千年了
一只蜻蜓是所有的蜻蜓
它活在东西南北
只有开始
没有结束
遇见诗人那一瞬
是它的节日

（作者为中学教师）

里清楚，自己活着不为讨谁的欢喜。

蜀葵这一生的倔强，都在“向阳”二字上。明代李东阳是懂它的，写诗夸它：“羞学红妆媚晚霞，只将忠赤报天家。”那些花儿，太阳一下山就收起了笑脸，急急忙忙躲进夜色里享清闲。蜀葵偏不。它就是那个永远朝着光亮的傻孩子，不管天色多暗、风雨多大，心里都揣着一团不肯熄灭的火。嘉兴的夏天多雨，黄梅天里闷热潮湿，连人都蔫蔫的，可蜀葵还站在雨里，花瓣上沾满水珠，反而比晴天时更精神。

要说最懂蜀葵的，还得是南宋的杨万里。他既不计较它的“多”，也不只盯着它的“艳”，他看见的是那份少有的韧劲儿：“芍药晚花终是小，戎葵新萼许来多。”芍药谢幕的时候，蜀葵才刚刚登场。这一开，就从端午一直开到中秋，整整三个多月，一天都不肯歇。底下的花谢了，顶上又冒出新苞，一茬接着一茬，像接力跑似的，生怕断了档。

嘉兴的夏天长得让人心焦，热浪裹着蝉鸣，空气黏稠得化不开。可这时候，若走到河边，看见一丛蜀葵红红火火地立在白墙边，那份热烘烘的生机，反倒叫人心里的燥气散了大半。清代袁枚说得更有趣：“六月荷花二十四，定知战友是戎葵。”连荷花都拿它当战友，一起扛过这最难熬的暑热。

说到底，蜀葵不是什么名门闺秀，也没有满腹经纶可讲。它就是个实心眼儿的庄稼人——给一寸土，就扎下根；给一缕光，就朝着它长。它的花可以吸蜜，小孩子撕开花瓣根部，就能尝到一丝清甜，那是蜀葵特意给路过的小人儿备下的零嘴；它的根、叶、花、籽全可以入药，清热消肿，乡下郎中拿它当宝。嘉兴的老阿婆在院子里种上几株，夏天被蚊虫叮了，摘两片叶子捣烂敷上，比什么都管用。你看，这花不光好看，还中用。

从巴蜀到江南，从荒野到庭院，从被人嫌弃“多”到在异乡安安静静地开，蜀葵“向阳而生”。这四个字，就是蜀葵全部的脾气，也是它这一生最朴素的答案。

（作者为退役军人）

